

汶川地震发生后,电视机前,人们黯然垂泪,为生命的脆弱,为遇难者最后的义举,为前方将士的舍命救援,为后方企业、同胞的慷慨解囊,为爱。汶川地震使国人经历了一场爱的洗礼,生命的洗礼。今天是地震发生的第11天,抗震救灾仍在紧张地进行,但是假以时日,地震的余波终将过去,我们终将面对平淡的日常生活。到那个时候,这个阶段积蓄的美好情感和品质能否得以延续?在前方重建家园的同时,我们是否需要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为此,快报记者昨日以“问题问卷”,分别采访了著名新闻人阎磊露薇、郦烈山和著名学者王彬彬,并约请著名时事评论家撰写了评论。

重建精神家园 有赖于公民社会的有序发展

5月14日,也就是地震发生的第三天,闫丘中断在日本的正常采访,连夜回到香港,第二天一早又赶到深圳搭机飞往成都,然后在山间走了七百多公里进入汶川。能收看到凤凰卫视的读者,这些天一定对奔走于救援现场的闫丘印象深刻。5月21日凌晨,闫丘回到成都,接受了快报记者的电话专访。“有关部门一定要协调好,把灾民最急需的物资送到灾民的手里。”闫丘认为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救灾的热情,而是救灾的效率。



闫磊露薇

199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后移居香港,1999年获得传播学硕士学位。1997年开始在凤凰卫视担任记者、主持人,现为凤凰卫视采访总监。采访报道过多名世界政要和许多重大国际事件。2001年11月,赴阿富汗战地采访,成为第一位进入阿富汗的华人女记者;2003年为进入伊拉克战地中国记者第一人,被誉为战地玫瑰。

精神家园 需要和灾区一起重建



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北川县北川中学六至七层高的主教学楼塌陷,当时正值上课时间,21个教室里师生约1000人,除个别逃生以外,大部分被掩埋在瓦砾堆中。新华社记者 陈爱摄

会责任和权利;这也是一个发展民间团体的机会,让公民用不同的方式,来帮助别人。
快报记者:如果我们心里真有一些精神废墟,我们该怎么办?
闫磊露薇: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精神废墟,我只知道,如果一个人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别人的生命,那么他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当灾难发生的时候,是没有人来管他的,是没有人来救他的。当我们在帮助别人时,其实就是在帮助自己,这是一个简单不过的道理。
快报记者:在你的心目中,精神家园是个什么概念?你理想中的精神家园是怎么样的?它该具备怎样的品质和要求?
闫磊露薇:我理想中的精神家园,就是每一个公民能尽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也明白自己应该享有的公民权利,这样才能真正地相互尊重,才能够真正地对生命

以震灾为契机重建精神家园

本报特约评论员 刘洪波
汶川地震就要十天了。为期3天的举国哀悼,开创了国家为普通公民的死难而志哀的历史,国民在悲情涌动的同时欣慰于国家于以人为本理念的进步。志哀的现场,人们振臂呼喊“中国加油”“四川挺住”,共赴国难的情绪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现在,救援仍在继续,奇迹仍在发生。5月20日18时45分,60岁的王有群在被困196小时后获救。而人类在地震中生还的纪录是27天,因此我们仍然可以期待汶川地震中的下一个生命奇迹。
现在,捐献的热潮仍在持续。人们曾经为社会的沉沦而忧虑,巨大的灾难,沉重的稳扎稳打,使人们的精神被洗净,使人性的高尚被唤醒。震灾带来的紧急状态,让人紧紧站在一起;刻不容缓的灾情,生命挣扎的痛苦,直击人性深处的柔软层面,让人迅速搁置歧见,共度艰难。
是什么使人们在这个国殇时刻不再进退迟疑,犹疑不前?

精神重建 恐怕要几代人的时间



王彬彬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著有《文坛三户》《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为批评正名》《往事何堪哀》《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

地震发生以来,和大多数国人一样,王彬彬主要通过电视直播和网络了解汶川地震的最新信息。这次地震主要发生在乡镇、在农村生活过的王彬彬一开始就判断遇难人数在5万左右。“现在要做的事是充分尊重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在科学的基础上抗震救灾。”文科出身的他直言自己是外行,但正因为是外行,所以特别尊重科学。
记者昨天电话联络到王彬彬时,他正在主持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他在答辩间隙简单地回答了记者的问题。王彬彬表示,从地震开始的那一刻,汶川就抓住了全世界有良知有人性者的心。来自世界各地的关心、援助,说明人道主义没有国界,说明人道主义不可战胜。在这次灾难中,是人道主义精神在闪光。在回答关于如何重建精神家园的话题时,王彬彬表示:心中的精神废墟,可比地震造成的废墟要难办得多。精神的重建,恐怕要几代人的时间。但他同时认为我们可以以这次赈灾为契机,重建精神家园。
这样的精神不是依靠煽情的宣传,呼口号来达到的,是依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依靠公民社会的有序发展,最重要的是依靠从小教育来达到的。
快报记者:地震中体现

健康有活力的民族精神 是有尊严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条件

刘洪波
是什么使人们在这场国难面前慷慨而往,放弃小我?是牺牲和死难。牺牲和死难使我们感受了共同的处境,体验了生命的脆弱和有限,使人们明白了生命的宝贵和意义。创深痛巨,使人震惊,使人震撼,使人们不能感同身受,不能不反观自身。我不会想象这个时刻的悲悯行为成为日常的精神状态,但我期待在任何一个人性被颠覆的现场,社会能够给人以基本价值能得到维护的信心,当孩子被殴打,当女人受欺辱的时候,不再只有看着,当老人跌倒,当呼救声时,不再如同落入了人的荒漠。
我期待社会从价值失坠的境地毅然走出。无论组织还是个人,无论有权者还是无权者,不再执拗于自我的利益,尤其是当不而得的利益,而是趋向文明的大道。此时,我们可以为普通人的生命丧失而致以国家的哀悼,我们可以为压在瓦砾下的人们,丧失父母

谁都不是一个岛屿,自成一统。

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已孕育在人类之中。
——约翰·多恩
水陆转运汶川映秀镇灾民 查春明摄
救援人员在聚源中学冒雨实施救援 王建华摄
类之殇。我们尤为悲痛,只是因为死难者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但我们的牺牲,是人的一部分的丧失,整个世界为此而哀伤。联合国为我们的兄弟姐妹的牺牲而默哀,世界各国为此表示哀悼,一些国家为此而举国哀悼,很多并不富裕的国家也向我们伸出了援手。这不是因为我们的强大,而是因为世界的同情。震灾不仅应让我们加紧发展以增强抵御灾害的能力,也应让我们相信人类之爱。
我们终将震灾中恢复,但请不要把那些丑陋的精神与行为也一并恢复起来。使我们去重建精神家园,而不要使它荒芜。我愿地震是生命意义的一次残酷的启示,使我们从各种形式的奴役中觉悟,从而走上文明的大道,而不要坠入窠臼,一切皆可重来,唯有生命不能,生命高于一切,一切价值在生命之下,人的本质在于依凭有限的生命而追求无限

的自由发展。
地震是一场国殇,也是人切手段,赶快把灾民搬到安全地带。”郦烈山认为存在着产生次生灾害的危险。
快报记者:从地震开始的那一刻起,汶川就抓住了国人的心。只要是中国人,无论内地,还是香港、台湾,还是海外,面对灾难,体现出中国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精神,汶川灾区还是后方,中国人感同身受,空前团结,你对此怎么看?
郦烈山:“国人”“中国人”的表述可能不准确,用“华人”可能好一些,因为很多热心捐献的海外华人已不是“中国人”而入了外国国籍。“华人”可能是族裔血缘而不是国别。而且,特别强调华人对地震的关切,有点民族主义的狭隘,全世界很多有人道主义精神的非华族人士也很关心发生在中国的灾难。日本的专业搜救队早就准备进入中国灾区提供援助,美国人到5月20日共计已捐献钱物3000多万美元。
快报记者:有一种说法,市场使国人财富增长的同时,也使国人的精神素质急剧降低,人变成了只关心自己利益,不关心别人和社会的经济动物,人与人之间不再以诚相待,而是彼此越来越冷漠,是这样吗?
郦烈山:我从未这样认为。钱权交易,巧取豪夺,“人善被人欺”,作恶的无耻报,这是权力尚未被驯服,法治尚未实现的必然结果。从来如此,与市场经济何干?人们对于主持正义无力感,社会的赏罚导向机制有问题,人心才会冷漠,只关心自己。当然市场经济也会有问题有弊端,比如企业营销,天然地要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会导致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浪费资源,无休止地追求享受。但它不是导致“国人的精神素质急剧降低”的首要因素,不会泯灭人们对社会公义的追求。
快报记者:如果我们心里真有一些精神废墟,我们该怎么办?
郦烈山:如果有,那当然要清理,要重建。
快报记者:在你的心目中,精神家园是个什么概念?你理想中的精神家园是怎么样的?它该具备怎样的品质和要求?
郦烈山:“精神家园”这个比喻本身是清晰的,它的涵义是我们的精神可以栖息,可以寄托。它的前提当然是可以信赖。在那里没有互相猜忌,没有互相戒备,更没有敌意和算计,就像亲子关系一般简单,放松。这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守望相助,可以共患难;然后才是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关注。

1	2	3	4	13	14	15	16
5	6	7	8	17	18		

开创央视九个第一的金牌栏目
★5月24日
本节目由北京其欣然协办,电话:010-82015522
嘉宾登录:www.qixinran.com参与商报竞猜及中奖
咨询:丰厚奖品等您!传真:010-62018689

“成功时刻,触手可及”——深圳著名手表品牌是(1-4)
“享受品质生活”——哪一个品牌酒的广告语(5-8)
属于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以娱乐为主的报纸是(9-12)
在江苏地区发行的城市主流日报是(13-16)
你所知道的贵州省最具品牌价值的报纸是(17-18)

首播:每周六18:55
重播:次周二16:00
次周五22:03
次周六13:30
次周日15:35